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上海读本

丛书主编◎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薛 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上海读本

丛书主编◎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薛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读本/薛毅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617-7556-1

I. ① 上... II. ① 薛... III. ① 上海市—概况 IV. ① K9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749 号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上海读本

丛书主编 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 薛毅
编写者 吴志峰 张屏瑾 张硕果 杨霞 徐晶 黄蕾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李永梅
版式创意 王晓蕾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1.5
插 页 1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556-1/G·4378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序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

这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一个新读本，意在倡导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这与现在所流行的“旅游文化”的概念，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强调的“乡土教材”，既有重合的一面，更有不同的意义：它或许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人们通常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一个发展趋势，由此产生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走向。在我们看来，从总体上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伴之而来的另外一些思想文化现象：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与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与文化选择；固守家园者也为日常生活所淹没，无暇顾及与思考本土文化问题，即使有人关注地方上的名人名胜，也只是将其视为赚钱的资本，真正的文化内涵反而被忽略。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在我们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可能导致人自身的存在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被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我们想通过这套读本的编选，向中国的教育界，以至思想文化界和读者朋友发出一个呼吁——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民族精神建设的重大课题。要引导人们去关心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去发现、感悟、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去关心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民、父老乡亲，和他们一起感受生命的欢乐与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

我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工程，需要由很多人，从各个方面，长期进行下去，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一点一滴”地工作。但我们却几乎是

怀着一种虔诚，去从事每一本书的构想、每一篇文章的选择，甚至每一条注释与导读的写作的。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一再朗读被称为“中国大地的行吟诗人”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愿所有的读者朋友都能与我们一起感受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爱。

钱理群

前言

台湾歌手罗大佑经常来上海，他有一首凄迷感伤的《上海之夜》：

柔情万种，本色难改
胭脂内的你难解的胸怀
洋场十里，华灯凄迷
难以抗拒的是你唇上的吻，眼中的雨
……
今宵风采，一夜千载
昨夜多愁善感，明晨虚无缥缈，无常的上海

罗大佑唱得婉转而多情，他似乎是在歌唱一位美丽的上海女子，也似乎是把上海比喻为这样一个“柔情万种”的女子。这种比喻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盛行起来，时间过了六十多年，当上海又一次以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时，这个比喻又一次会从有关上海的记忆深处跳出来。老上海，新上海，为什么都有一种强烈的女性的气息和魅力？

但假如换一个词“摩登女郎”，那含义似乎就不一样了。“摩登”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词来自英文，原意是指“现代”。现代这个词，至少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新的生产方式（大工业的、机械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众多工人、雇佣劳动者在那里干活），一种是新的消费方式，摩登这个词后来专门指后一种，是和消费领域有关的，而把前一种生产领域的抹掉了，隐去了。但是如果完整地理解摩登世界，最好能把这个生产领域的意义加上去，也就是说，繁华的大都市旁边，有无数个卓别林电影里的工人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解几何题一样，我们得添加几条“辅助线”，才能完成一道证明题。

已经中国化了的摩登这个词作何解释呢？查《新华词典》：“摩登，英语音译词，最新式、时髦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摩登，指合乎时兴的式样：时髦。”《汉语大词典》：“英语 modern 的译音。现代的、合时的；

新奇时髦的。”

合时的，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叫作赶时髦，当然不好听。摩登这个词，也常常用于贬义的，当我们说这是一个摩登女郎，可能有贬义的成分。而“新奇”，是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的看法。现在几乎人人家里都有电话了，所以没有什么新奇感了。可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市民的电话是摆在小客厅里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客人看到我家有电话！因为当时打电话很可能不是因为有事，而是为了玩这个新奇的东西。

上海摩登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洋人带来的，中国人从洋人那里学来的。那么洋人为什么要把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带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添加几条“辅助线”，从生产角度来讲，而不是从消费角度来讲。

我们总有一个偏见，以为是在洋人来了上海之后，因鸦片战争而签订《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后，上海正式开埠，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通商口岸，是在租界在上海出现后，上海才繁荣起来。这之前的上海仅仅是一个小渔村。这是偏见。

上海在开埠前，已有很长时间的繁荣期。1680年，康熙决定开放海禁，对外做生意合法了，上海当时使用的运输工具是沙船，这种船的数量达到1万多只，上海港口的年吞吐量有300万吨。东北的大豆来了，上海的棉布出去了，南方的茶叶到北方去了。当时的上海港，已经在世界港口中名列前茅了。

有了这个前提，洋人才看中上海。1842年，英国人来了，当然不是搞文化建设的，而是来做生意。上海对于他们而言，是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要地。英国的商船来了，然后，上海的第一次大移民出现了，广东那里的中国人纷纷来到上海当船夫。后来洋船越来越多，沙船运输开始萎缩了，靠沙船吃饭的人渐渐没活干了，这以后出现了“小刀会”起义。

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洋人头痛：中国腹地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太需要洋货，倒是中国的商品，比方说茶叶买卖很红火。这样下去，贸易会出现逆差。英国政府最后还是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联合中国人一起做生意，让一些中国人也发财。这就形成了一个买办阶层。买办是一个接力棒，向中国腹地渗透。另外一个方法是，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可这就有点困难了。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让中国人认同，这是现代的、文明的、更好的生活方式。

历史给了洋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太平天国起义军席卷南方，直指北方，

财主们怕了，卷着所有的财产来到上海，大量的钱也来到上海。穷人受不起战乱之苦也来上海，就等于来了雇佣工人。随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动荡，满清覆灭了，遗老遗少往上海跑，都带着钱来。军阀混战，走马灯一样，军阀的家属觉得到上海来比较安全，军阀抢来骗来偷来的钱也拿到上海来。这些人一来，上海就得多造房子，有一个洋人叫哈同，在上海建了一个著名的哈同花园，这人是靠什么发家的？房产。更重要的是，上海聚集了这么多的钱，钱用来干啥？买地当地主是不可能的，那就投资做生意，不会做生意的，就炒股票。这样上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本来仅仅是一个买办阶层，现在，慢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民阶层。穷人来到上海，可以当工人，做佣人，也可以直接进入消费市场，不过不是去消费，而是被消费，比如当舞女。

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一本书，名字叫“上海摩登”，副标题是“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李欧梵的著作。此书的汉译本首先在香港出现，2001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了大陆简体字本，很受欢迎。李欧梵也在中国各个学校频频演讲，出镜率非常高。他演讲的一个题目是“重绘上海地图”，这也是他这本书第一章的章名。

如何描绘一张上海的地图呢？

首先是外滩建筑。1852年有英领事馆，1927年有海关大楼，1923年有汇丰银行，1934年有国际饭店，24层高的饭店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一个外乡人到上海来旅游，最想去的地方大概是外滩吧。

接着是南京路上的百货大楼，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李欧梵说：“如果说外滩是殖民势力和财政的总部，那么由外滩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业中枢。”

然后是霞飞路，这里是法租界。法租界拒绝商人在住宅区开工厂，这里多的是咖啡馆，还有著名的出版社，所以是文人聚集的地方。

再次是舞厅。当时的百乐门舞厅是很著名的，据说那里的地板很有弹性。跳舞成为时髦，而追逐舞女也成了浪漫的事情。一本外国人写的《上海概览》这样说：“快乐，杜松子酒，爵士乐。上海的一切都是无拘束。伴舞女郎，一毛钱到一美元，她们亲亲热热；俄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欧亚混血的，有时还有其他的。”这概览写得有点像广告，是招引外国人到上海来消费的。

上海的消费场所还有跑马厅、电影院等。电影的吸引力非常强，是恋爱

中的人们非常乐意去的地方。向异性表达爱慕的方式之一就是请对方去看电影，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崇拜电影明星的风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很兴盛。

这是一张摩登上海的地图。这是享受的上海、消费的上海、让人惊奇的上海。这里有一些人的温柔乡，让他们由衷赞美上海的多情、上海的现代文明和上海的高雅艺术。但也让另外一些人看不惯这里面的恣意享乐和放荡不羁。也有一些人既被这里面的温柔多情所吸引，又被这里面的金钱崇拜和少情寡义所伤害，苦恼得很。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大多有这种苦恼。不同阶层、不同地方的人对摩登上海的看法总是大相径庭。罗大佑感慨于“上海之夜”的柔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歌星周璇唱《夜上海》，旋律和节拍是轻盈的，歌词却是别样的：“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但穷人在哪里呢？摩登上海地图没有标明穷人的区域。穷人从河道上漂过来，一条是苏州河，一条是肇家浜，然后上岸，住了下来。肇家浜岸边，也有让人新奇的建筑，叫“滚地龙”。就是拿木棍和草席搭的小窝棚。工厂在哪里呢？浦东有工厂，北面杨树浦那里有工厂，我们应该记得夏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包身工”，说的就是那里日本人开的纱厂里的工人。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无法推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这类文章，有些人不爱读，工厂和穷人的生活也不如摩登上海更有趣味，但这是理解上海摩登这道几何题必须添加的“辅助线”。要不然，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产品是哪里来的就搞不清了。

所以，如果要描绘一张完整的上海地图，仅仅标上外滩、南京东路、霞飞路等等是不够的，应该把苏州河以北、西区、浦东等穷人的居住地和工人所在地也包括进来。同时还要考虑城市和乡村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读一下茅盾的《子夜》。它的开头很有意思，讲的是一个乡下来的老头吴老太爷，初到上海，被上海给吓死了。

然后来了一个知识分子范博文，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点也不以为奇。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

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这里的核心理念是：现代大都市和古老的乡村。我们如果站在大都市的立场，为大都市说话，我们就会说：这是现代。现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和西方一致，意味着人性，而古老和传统，意味着野蛮、专制、愚昧、封闭、迷信，等等。

这是非常有典型性的解释。我们有时觉得，做一个上海人很自豪，这种自豪感需要比较才行，我是谁，是需要有一个“他者”来标志出来的。以乡下人作为他者来认识自己，几乎已经是上海人自我认识的一个法宝了。比方说，在上海的方言剧、滑稽戏里，就充满对乡下人的嘲讽，从方言上嘲讽对方，容易被嘲讽的是：浦东人，崇明人，无锡人，宁波人，苏北人。这种嘲讽也会内化为对上海下层人的嘲讽。

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关系，不是三十年代的知识，而是“新文化运动”的

快”。这变化让方达生痛苦，但范博文却是能适应的。但当范博文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来看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时，变化了的不单单是现代的含义，传统也不再是新文化时期的含义了。简单地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有过去意义上的传统乡村了，这个所谓的传统乡村在经济、政治上都受到城市的控制。也就是说，“传统”已在“现代”之中了。中学课本里有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小说《春蚕》，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丰收了为什么变得更贫困了？原因就在于，乡村经济不再独立，而受制于城市。三十年代，“乡村的恐怖”曾经是一个话题，经常被媒体和文艺作品提起。作家施蛰存有一篇小说《魔道》，讲述主人公从上海跑到乡村遇到鬼的故事，似乎有美国小说家爱伦·坡的气息，但是其历史含义却是在讲述城市人对乡村的混乱、荒凉、凋敝的惊恐。而左翼作家对这个话题的处理更着眼于从城市与乡村的权力关系中来解释。

强调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和强调每个不同对象的独立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上海而言，其内部有多个不同的区域，富人的上海、穷人的上海、西洋化了的上海、本土的上海、消费的海、劳动的海，等等，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区域。站在黄浦江边看夜景，赞美上海的美；到老城区淘旧书而享受其中的乐趣；在咖啡馆里品着黑咖啡，看人来人往，都可能写出美文来。穷人的生活也不是一个“穷”字能概括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和乐趣，比如在上海的郊区，沪剧是穷人们能唱也能欣赏的。上海的文化是由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创造和发展的，是众声喧哗的多种文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种文化没有价值高下之分。摩登文化中有较多的殖民主义气息，它对感性的偏执的强调和它膨胀的消费主义欲望，与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离得过远，假如由它来宰制上海、领导上海的文化，那绝对不是什好事。

上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明确了改造城市的方式是把消费型的城市变为生产型的城市，消费场所、广告慢慢淡出，代表城市形象的不再是妩媚的女郎，而是手握铁锤的产业工人。站在摩登文化的角度看，上海似乎丧失了活力，而张爱玲大概也无法认同这样的城市吧，她终于出走而客居他国。然而蔡翔在散文《底层》中抒发了这样的感情：“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很多年以前，我的父母从异乡漂泊到这个城

市。那个时代的工人，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农民的某些本色。他们和乡村的瓜葛并未被完全切断，他们操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生活在这个城市。灾年的时候，他们会忧心如焚，谈着家乡的收成。经常有农民到我们这里乞讨，我的父辈会非常热情地招呼，端菜端饭，然后细细地扯着乡村闲话。有时候，也有农村亲戚来访，那一家就会很热情地把乡下土产分送邻居。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在这里，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有了另外一种情景。而内地，也不再仅是原料的提供地和商品的倾销地，大批科技人才、医生、教师走向内地，这批人成为上海的好儿女，他们是社会主义新人。上海的主流媒体不再赞美霓虹灯，而更愿意赞美霓虹灯下的哨兵，赞美“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的“好八连”。诗人还在赞美“夜上海”，但这已经是另外一种形象了。公刘在《上海夜歌》中写道：

上海的夜是奇幻的：
淡红色的天，淡红色的云，
多少个窗子啊多少盏灯，
甜蜜，朦胧，宛如爱人欲睡的眼睛。

我站在高耸的楼台上，
细数着地上的繁星，
我本想从繁星中寻找牧歌，
得到的却是钢铁的轰鸣。

轮船，火车，工厂，全都在对我叫喊：
抛开你的牧歌吧，诗人！
在这里，你应该学会蘸着煤烟写诗，
用汽笛和你的都市谈心……

淡红色的、朦胧的夜上海被置换成钢铁、轮船、火车和工厂。这样的诗歌还有趣味吗？也许，人们更愿意接受罗大佑式的抒情方法吧，而且人们还有理由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上海：物资的匮乏、交通的拥挤、文化生活的单调，收音机里充斥着中气十足的训人的声音，街上行走的人们的穿着，也全是蓝色的卡其布衣服。当朴素、勤劳和利他主义的道德要求演变为单一的社会控制时，民众也会反抗并实践一些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也不难理解，到了七十年代，当报纸和媒体还在喋喋不休地宣传革命的时候，老百姓更热衷于在狭窄的住房里养一点花草来装点自己的家庭，而当“文革”宣告

结束，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被允许后，会有众多年轻人热衷于跳舞。

九十年代以后，上海的摩登色彩又一次显山露水，老上海的气息似乎又回来了，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这与过去的租界政治背景毫无瓜葛。新上海营造着一种市民社会的文化方式，而消费城市的回归却是题中应有的。姿态万千的美女广告，又一次填满了大街小巷。比“蔷薇蔷薇处处开”更具风情或者更粗鄙的歌曲在城市的空中飘荡。阶层的分化以及种种矛盾也出现了。但是，也在这个时候，王安忆形成了她独有的观察上海的方式：

都说上海是风花雪月的，那是它的外衣，骨子里是钢铁与水泥铸成的。人们总是渲染上海的享乐，可谁了解它的劳动呢？那种一砖一瓦，一凿一锤，那是燕子衔泥，又是一夜换了人间，那粗鲁的，又是细腻的，暴烈的，又是温柔的，果决的，又是缠绵的劳动，是上海真正的戏剧，亦是上海真正的主人。

这又让人想起公刘诗歌中的钢铁、轮船、火车和工厂，让人想起蔡翔所怀念的上海老工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文化中，强调劳动是上海的主人，也是顽强坚持上海文化的社会主义记忆的努力。这个记忆将在以后发挥作用。

薛 毅



目 录

总序 / 钱理群	1
----------------	---

前言 / 薛 毅	1
----------------	---

一 上海的鸟瞰

上海的鸟瞰/ 梁得所	3
------------------	---

如此上海/ 马国亮	7
-----------------	---

二 上海风景

外白渡桥夜眺/ 林微音	11
-------------------	----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 薛理勇	13
-----------------------	----

霞飞路/ 林微音	15
----------------	----

大饭店/ 洪 深	17
----------------	----

证券交易所/ 茅 盾	19
------------------	----

跑马厅/ 徐葆润	22
----------------	----

城隍庙的灯市与香市/ 林微音	24
----------------------	----

上海的茶楼/ 郁达夫	26
------------------	----

弄 堂/ 穆木天	28
----------------	----

棚户区/ 薛理勇	30
----------------	----

三 上海人

我的二房东和邻居/ 茅 盾	37
上海的少女/ 鲁 迅	44
有女同车/ 张爱玲	45
上海的女性/ 王安忆	46

四 她们也是上海人

包身工/ 夏 衍	51
----------------	----

五 海派

上海气/ 周作人	63
洋人崇拜/ 钱歌川	65
论“海派”/ 沈从文	68
文人在上海/ 苏 汶	71
“京派”与“海派”/ 鲁 迅	73

六 文学中的上海

吴老太爷到上海——《子夜》选段/ 茅 盾	77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85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	87
母子——《富萍》选段/ 王安忆	95

七 上海的语言世界

上海俗语图说	105
沪 谚	111

八 民间戏剧里的上海

上海方言剧里的人生/ 王安忆	115
阿必大/ 文 牧	117

九 鲁迅看上海

夜 颂/ 鲁 迅	127
推/ 鲁 迅	128
“抄靶子”/ 鲁 迅	129
“吃白相饭”/ 鲁 迅	131
“揩 油”/ 鲁 迅	132

十 张爱玲看上海

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	135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	137
道路以目/ 张爱玲	141

十一 王安忆看上海

寻找上海/ 王安忆	147
主人的天空/ 王安忆	157
底 层/ 蔡 翔	159

— 上海的 鸟瞰